

读《说文解字》的几点感想



自本报开展学习强国“我正在读的一本书”征文以来，收到了来自街道居民、白领、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投稿。书籍帮助我们了解瞬息万变的世界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读一本好书，不仅可以收获知识，也能得到精神的慰藉。本报选取部分优秀稿件刊登以飨读者。

作者/吴欣蔚（南西街道司法所）

这几天读了一本书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。像《说文解字》这类书，一读就是两本，起码得把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也带上。当然，《说文解字》也不是人人必读的。读《说文解字》，首先对中文要有点爱好，不爱写字的人，可能不会有兴趣；其次对训诂，考据要有点喜欢，想看一看中文字是怎么一步步画成现在这个模样的；最后还要对历史有那么一点向往，真的想画面感丰富地瞧一瞧，那些逝去的文化碎屑。

我读《说文解字》，可能就是出于以上那么一点点机缘。虽然中学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么一本书，但这种书在中学阶段我是根本碰也不敢碰的。清风不识字，岂敢乱翻书？怎么着也得先学点历史，才敢读一下这本字典模样的奇书。

看起来差不多的两个字

我记得几年前，网上曾经有个争论，说玩具的“具”字中间到底应该有几横？有人说是两横，但正确的文字是三横。很多人不明就里，觉得而且的“且”都是两横，为什么下面加了两点的“具”就变成三横了？有这种想法的，还是因为不懂文字发展，不明白中文是怎么回事。

“具”和“且”，看起来差不多，但实际上两个字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“具”字来源于“贝”，而“且”字来源于“几”。“具”是双手托鼎，而鼎字之“贝”化为“目”，又与“丌”重合，两竖下拉，成为“具”。“且”字则是“几”与“=”合并。那两横其实类似于等号。

追根溯源，那是多么画面交错的过往啊，而如今化为几个横竖笔画，个中千年滋味，又有谁明了？

看起来差很多的一个字

有时候我觉得，《说文解字》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本漫画。翻这本书的时候，不再是在看文字，而是在看一幅幅旧时的素描。很多字都画得太好了，时常让我

感叹，这是漫画高手的画风。有的文字看上去差不多，其实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构图史。例如“具”和“且”。但有的文字看上去差很远，却来源于同一幅画，画的也是相似的东西。例如“花”和“垂”。

“花”和“垂”两个字看上去意思完全无关，怎么会是相似的东西呢？那只是因为“花”的变化太大了。如果找一下“花”的繁体字，就能明白。“花”繁体字写作“華”，看到“華”字，就跟“垂”字差的不远了。“華”是一棵开满桃花的树，树枝挺立、绚烂茂盛，呈现着桃红一片。《诗经》有云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便是此“華”。“垂”是一棵树叶下垂的树，杨柳飘动、垂落枝头，呈现着青绿水畔。《诗经》有云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，便是那“垂”。两个同宗同源的字，在简化之后，曾经绘制的美丽繁华，也被抹去了。

关于变来变去的秘密

《说文解字》这种书，会告诉人很多文字的秘密。古人其实很讲究“镜像”，有很多字其实都来源于“镜像文”（即一个字反过来写又变成另一个字），只是现在似乎看不太出来。例如，“人”的镜像是“匕”，“从”的镜像是“比”，“永”的镜像是“派”，“后”的镜像是“司”……

古人还很讲究“繁化”，有很多字有简笔写法，也有繁复写法。例如，“夏”和“大”其实是一个意思，画的都是一个张开双臂双腿的人。只是“夏”是“大”的繁体。谁知后来“夏”渐渐被借去当作季节看待了。

古人又很讲究“字风”（画风），即同样的笔画完全代表不同的文字。例如，“日”和“曰”（这个比较常见），还有“口”和“囗”（注意这是两个字！），“术”和“朮”（还是两个不同的字）……

正反都是一个意思的字

《说文解字》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，非常有趣，叫“反训”。什么是“反训”呢？就是用一个人的反义词来解释这个字的意思。还有这种事？这不搞笑吗？哪一

个字竟然跟它的反义词是相同的意思？有！

最为经典的就是“乱”字。“乱”的本意就是“治”（治理、整理）。好家伙！明明是混乱的“乱”，意思居然是整理？还有经典的“出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有云：“出，进也。”（“出”的意思就是“进”）真是奇哉怪也，进与出竟然成了同一个意思！

这是不是胡言乱语呢？其实不是。仔细想来，“反训”这种做法不是没有逻辑的。“乱”的右半边，本来就是一根丝线，那是一根理出线头的丝。也就是说，“乱”归根结底是要把原本混乱的线索整理出来。还有“出”和“进”，这些说法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。从一个空间“出”的同时，必然也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这就是为什么“突出”和“先进”往往是同一个意思了。从“乱”到“治”，一脉相承；从“出”到“进”，一体同宗。所以有时候回过头想想，很多我们以为完全相反、对立的事物，其实根本同源同宗，可能意思都是一样的。而我们还自以为是在走在了对立面。

乱者，必治。出者，必进。反训，很有意思。

神秘莫测的“巴”字

《说文解字》里面，最富有神话色彩的解释，我觉得是对于“巴”字的训诂。许慎说，“巴”字来源于四川一带的一种体形非常庞大的巨蛇。这种蛇一口能够吞下一头大象，而且三年后才把大象的骨头吐出来。“巴”字，就是在画这种蛇，张着它的血盆大口。由于这种蛇没有脚，紧贴着地面爬行，所以久而久之，“巴”字又引申出了“巴结”的意思。好一头巨大的怪兽啊！真的会有这种蛇吗？可是许慎又好像不是胡说的。因为连《山海经》这种上古地理著作都表示，洞庭湖畔有一种蛇可以一口吞吃大象，叫“巴蛇”。

《淮南子》作为神话典范，也说苗疆地区有一种巨大的“巴蛇”，行凶作恶，乃是妖魔之类……甚至屈原也在《天问》里跟着提问道：“能吞了大象的巴蛇到底有多大呀？”……以至于流传到现在，四川一带还常叫“巴蜀”，据说就是因为巴蛇。

如此出名的“巴蛇”，可真是贪吃蛇。

世上真的有这种蛇吗？还是纯粹古人的夸张呢？时光难返，也许再也无法证实了。可是“巴”字的画法却两千多年地遗留了下来，仿佛还绘制着那条大蛇贴着地面、昂着脖子、张着大嘴的奇特模样：是否在告诉我们，远古的时候，也许有太多我们未知的生物，埋藏在文字的“化石”里，难以寻踪？

关于“天干地支”

《说文解字》还有一段专解天干地支的文字，很有意思。许慎指出，十个“天干”，其实代表的是人体的十大器官，而十二“地支”，则是一年的十二个月份。天干地支，是人体与天时的结合。天干中，“甲”画的是人头，“乙”画的是脖子，“丙”画的是脸颊，“丁”画的是口舌，“戊”画的是肩膀，“己”画的是胸腹，“庚”画的是筋络，“辛”画的是大腿，“壬”画的是小腿，“癸”画的是人脚。地支中，从“子”到“亥”分别代表的是农历十一月到次年十月。有人说，许慎的训诂是不对的，因为他没有按照甲骨文、金文的最早本意进行训诂，而是通过《纬书》进行解释，所言一定是穿凿附会。

我倒并不这么想。虽然许慎的确不是按照文字的最本意进行训诂，但依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许慎的作品，并非为了追根溯源地求取甲骨文的最早释义，而仅仅是从天干地支出发，寻求人类这么标记的原因。这些原因里，自然也会有很多主观原因。尤其是“甲”为人头，“己”为胸腹，“癸”为人足等，绘制得尤其形象，不能说都是穿凿附会之举，可能古人真是有绘图考虑的。天地人和，星移斗转，日行月逐，这不就是天干地支背后的无穷故事吗？

《说文解字》常让我感叹，中文字真是唯一还普遍流传着的“古文明藏宝图”了，当西方的古文字早已成为难解的语言，中文还萦绕在我们日常生活周围，一笔一画都在绘就着两千多年来的神秘故事。

一个字，就是一段历史，一片世界。

南西老年学校学员作品展示(书法类)



董郁文 《琼宫五帝内思上法》



严贤芬 《酬张少府》